



花山文藝出版社



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

狗子·著

（此处为正文内容，因图像模糊，文字无法准确识别，仅保留大致排版结构）

（此处为正文末尾或页脚文字，因图像模糊，文字无法准确识别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/狗子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2009.6

ISBN 978-7-80755-608-4

I. 啤… II. 狗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8272 号

一个啤酒主义者的独白

作 者: 狗 子	策 划: 张国岚
责任编辑: 申 强	美术编辑: 美 慧
特约监制: 大汉方圆	特约编辑: 熊 MJ
封面设计: 蒋宏工作室	责任校对: 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三河市延风印刷厂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字 数: 120 千字
印 张: 7.75
版 次: 2009 年 6 月第 1 版
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755-608-4
定 价: 25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目 录

- 第一章 1999, 北京游走故事/1
- 第二章 1991, 北京爱情故事/27
- 第三章 1992, 东北社教故事/57
- 第四章 1993, 北京爱情故事/71
- 第五章 1994, 深圳未遂爱情故事/115
- 第六章 1999, 北京郁闷之春没故事/161
- 第七章 2000, 去县里飞/195

第一章 1999, 北京游走故事

1

我从二十七八岁开始酗酒。

那之前也喝，也大醉，但不是离不开酒。我记得二十五六岁的某年冬天，我一个人躲在一个朋友在虎坊桥的空房里写作，我印象中有时下楼买吃的，顺便带两瓶啤酒，我记得是北京白牌，好几天之后，竟然还剩一瓶。

现在，除了狂醉（10瓶以上）的次日我不想酒，其他时间最少每天两瓶。我大约一周狂醉一至二次。

当然我只喝啤酒。原因是，啤酒可以“痛饮”。

我第一次醉酒是我18岁过生日。这个口气有点像庸俗的文

学女青年在说：我第一次失身是在……

2

那天我们是在三里河的河南饭庄一楼。是个下午，5月28日，1984年。我喝了两升，那种塑料升，喝第二升时就有点困难，勉强喝完了，浑身难受。那时我还不会抠嗓子眼，但身体的本能就是想上厕所。我跑到饭庄东侧邮局旁边的公共厕所，很惬意地拉了泡屎，难受也随着那泡屎被拉出去了。出了厕所，我感觉基本没事了。

之后是去玉渊潭游泳还是到月坛北街弹吉他唱歌，我就忘了。或许是先游泳后唱歌。

那时候一升啤酒五毛六。那天给我印象很深的是这么一件事：我们这桌喝着喝着，忽然发现邻桌是熟人，是44中的几个小子。别小看这44中，它在我的青春中给我留下很多美好印象，并且它是王朔的母校。

那几个小子中有一个是我们的小学同学，外号“大舌头”，小学时老被我们欺负，现在就数他混得好。他是著名电视台的著名制片人，他没成节目主持人或许跟他的舌头有点关系。

3

我现在特别痛恨对别人的生理缺陷抱歧视态度的人，可我们小时候就是那么干的，所以我像反感“美好青春”这个说法一样



反感“金色童年”。人生真是“苦海无涯”啊。只要你来到这个世界上，谁都别想落好。但人生又遵循着某些公平原则，谁能说大舌头今日之辉煌不正是对他凄惨童年的补偿呢？

再看看当年欺负他的那几个小子：我就不用了，惨；还有一个叫杨红兵的小子，是小学我们班的文艺委员，颇有表演天分，当年以模仿大舌头说话而名扬全班。在他的带动下一部分男生将平时的说话全改为大舌头，边说边乐，并且时常能赢得女生们一阵阵的笑声。不要认为女人天生比男人有同情心，我不记得任何一个女生当年站出来制止这场羞辱，她们只是以欢笑的方式助纣为虐。“建立在他人痛苦基础上的欢乐”这一现象，从小到大，从来就没有有效的制止方法。

终于有一天大舌头忍无可忍，在某个课间，一腔愤怒对准了始作俑者杨红兵，先是饱以老拳（大舌头身材魁梧，杨则偏瘦）。无奈杨红兵身手敏捷，笑叫着东躲西藏，满教室乱窜，大舌头竟不能把他怎么样，于是大舌头情急中抄起把椅子便掷了过去……没砸着杨红兵，却把玻璃黑板砸了道大裂缝！

这件事的结局是：大舌头这一不堪凌辱的义举受到老师严厉批评（是否赔了钱我不记得了），并在班会上念了检查。而杨红兵只受到口头提醒，没事儿。

多么不公平的世界！

但似乎又很公平。后来的杨红兵是那么不走运。例 1：初考、中考，杨红兵都是差半分或几分而没考上理想学校。例 2：高考时杨红兵认准了电影学院导演系，但初试就被刷了下来，第二年第三年他分别报考了中戏导演系和广播学院导演系，均不

中。结果，等我们大学都快毕业了的时候，杨红兵灰不出溜落脚于人大一分校学了个什么企业管理。例3：有一次令人心痛的婚姻……

现在的杨红兵混得还算可以，外企的高级白领，至少小款，或许这也是对他当年在艺术殿堂前碰得鼻青脸肿的一种补偿？他要是当了导演，肯定就是最惨的那种，比如一根筋认准了艺术电影，高不成低不就，除了大骂好莱坞什么本事也没有，搞不好堕落为一个白酒主义者也未可知。

4

回到我的18岁生日，我们跟44中那几个小子不知怎的就坐到了一起，而且聊得火热。我怀疑我是不是又向人家约稿了？当时我们正在办一本叫《蔚蓝花》的文学刊物，油印或复印。我们时常打着这个旗号到各校泡妞、盘道、发展哥们。

44中那帮人中有一个叫李泉的哥们，跟我们最聊得来，他也喜欢文学，酷爱探讨人生，正合我们胃口。后来只留下李泉跟我们聊，大舌头等人对人生、文学、哥们、妞等似乎不感兴趣，先走了。

我们聊着聊着没酒也没菜了，那就干聊。那年头常干聊，就着酒菜简直太奢侈了，大家根本没那个愿望，不像现在，没了酒菜都说不出话来，以至有时完全颠倒为只是喝酒吃菜，聊？没的聊啦！

这时李泉说去上趟厕所。没多大工夫，他气喘吁吁地回来了，满头是汗，没容大伙发问，他从怀里掏出5块钱！说了一些



充满哥们义气的大话，好像有“寿星”什么的，那番话充满了成人味和痞味，加之他是跑步回44中取的，大约来回也有个400米吧，外加上楼下楼，其言其行令在座者无比感动（关键是我们跟他在此之前并不很熟），因而也令我至今不忘他那一头大汗脸红脖子粗的样子，所谓侠肝义胆也不过如此吧。那时的5块钱对于我们绝对是个大数，我没记错的话，我们一个月的午餐费就是5块。

于是又要了酒和菜，于是我就是再难受也要把那第二升啤酒喝完，于是此后李泉成了我们的好哥们。

5

从1984到1999，15年。

这之间的时间算是青春吧。

对这15年，我心中似是一个大空洞，我不知怎么面对它，我不知我此刻的感觉是否叫做“欲哭无泪”，我找不出什么词来形容这15年的青春，比如残酷，悲惨，幸福，无聊……都不对，我没词。

这是一个让人面对起来似乎是奇异的东西，这是你亲身度过的东西，是你（15年的你）！可你却不知道这是什么！

回避它吗？绕过它吗？我的很多朋友都这样做了。

然而对我而言，我只能选择“面对它”，谁让它时不时蹦出来面对我呢？

当然，你也可以说我是“闲得没事”。

6

最近两年，我先后供职于数家报刊，它们是：《中国企业报》、《音乐生活报》、《世界体育周报》、《中国文化报影视娱乐周刊》、《追求》杂志。

我现在无业。

我离开这些报刊的原因，除了我“生性懒惰、不爱工作”这一老毛病外，再有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媒体实在让人提不起情绪。

当然，为了谋生，我也为报刊写一些随笔。

前一阵，一个报社的朋友狂催我为他们报纸写稿，当时我身上有两块钱，懒得写，禁不住他狂催，我就写了这么一篇东西——《一个垃圾制造者的独白》，稿件寄过去，石沉大海，这位朋友也不催了。兹录如下吧：

我，编辑，报人，文化垃圾的制造者。

我正当壮年，干这行已有10年。我也是一步一步成熟起来的。一开始，我生产的东西总是不合格，我写的文章一般在一审就被枪毙，为此，我痛苦过也彷徨过，我换过若干家报纸、杂志、电台、电视台，并曾一度失业，我怀疑我根本就不是干这行的料。

我曾试过干体力活养活自己，甚至想过干脆捡破烂儿去得了，当个“破烂儿王”也蛮不错的嘛！

但事实证明，我高估了自己，低估了社会。一方面，体力活不是什么人都能干的，另一方面，劳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他们一眼看穿了我，不认我。



最要命的是，我高估了我内心的纯洁。我曾以为我内心纯洁的力量相当大，甚至一个人的时候也曾觑着脸嘟囔出“我本纯洁”这样的酸词儿，实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

举个例子，我很好色，为了这一“好”，我有时就不得不放弃纯洁，古希腊最完美的一位神还有脚后跟上的弱点呢，何况我辈。

我想我倒不是在自我开脱，也不是说我就认输了，我的意思是，我本就不纯洁，或者说，我的纯洁与我的邪恶是搅和在一块儿的，我要想斩断邪恶就必定连纯洁一块斩断，也就是将我这个人消灭，这我做不到，我从没想过自杀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，此生即使做不到彻底纯洁，那么也争取让纯洁在与邪恶的搏斗中多赢两局，万一能把邪恶斗垮了呢？

唉，话题有点扯远了，什么纯洁邪恶的，其实我现在已很少想这类问题了，真要说的话，我估摸现在我内心邪恶对纯洁的比分大约是 7:4 的样子。得承认，早些年我无业的时候，它们的比分曾经是 4 平，甚至是 3:4，纯洁还曾稍稍领先过。这些年邪恶追上来啦，而且已反超出很多。倘若人生就算 11 分一局吧，别别别，还是 13 分吧，多给我些机会。我多么希望 21 分一局呀，可我的岁数（33 岁）摆在这儿，我的机会明显没那么多了。

最终，我落脚于一家小报。小报与大报的区别在于：小报所生产的垃圾是新鲜的、不带包装的，是原汁原味的，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心知肚明，谁都不摆架子。而大报的产品则需要包装，需要各种添加剂，使之“看上去很美”，完全让人想不到那是垃圾。所谓包装和添加剂一般是这样的：比如拿出打世界大战的架势围

剿某个贪污腐化的乡长；比如养几位一脑子圣贤书一肚子男盗女娼的教授来兼任技术员，从他们那神奇的试管中滴出几滴液体，垃圾便有了色香味，这就叫化腐朽为神奇；再有就是笼络一大批因大任在肩而长年皱着眉头的“名记”，这些人虽各怀绝技，但有一样是共同的，即他们都是脚法细腻的擦边球专家。

小报就完全不用这么累。比如我吧，我一周上一天班，我根本就不需要写，我只需去别的“垃圾场”（报刊及互联网）转转，弄点人家的产品，往我的版上一堆，得，一版眼花缭乱的“娱乐天地”就算齐活儿！

当然，我们也养了一批为我们小报工作的“业内人士”，这些人大多相貌奇形怪状，人品也高下不一，但有一点是一样的，即文辞华美，文风统一是从醋厂里吹来的——酸，内容风花雪月爱恨离愁，光看文章有时猜不出作者是男是女，虽然他们统统都是林黛玉转世。

我一周剩下的时间用来制造生活垃圾。过程就是：吃吃喝喝，然后拉拉撒撒。我牙好，胃口就好，身体倍儿棒，吃嘛儿嘛儿香。干我们这行的，胖子不少，没办法，我们这一行跟餐饮娱乐业是近亲，甚至可以说是相濡以沫。有时候我们面对的消费者是同一的，比如在餐厅里某些食客会一边等着上菜一边阅读小报，还有，某些人不看小报就上不了厕所，上不了厕所必定影响食欲，倘若人民食欲不振，餐饮业则必定萎缩。

最后，我想说一下我们这一行新出现的一种浪费现象（我也算老报人了，或说是老垃圾制造工——老工人，有些事得允许我看不惯），即铜版纸印刷。说它浪费，是因为铜版纸是不能作为手纸使用的，这么干，大大降低了我们产品的使用价值，造价上



去了，使用价值却降低了，这简直是极大的浪费，比犯罪还犯罪！

好了，就到这儿，这就是我，文化垃圾的制造者兼造粪机，我也算精神物质双丰收啦！

7

现在，留给我的的是这五家报刊的名片，此外，我身边又多了许多搞新闻的朋友，都是小孩，二十二三岁，外地来京的热血青年，可以说是“北漂大军”中的一支新闻小分队吧。与我同龄的那些三四十岁的新闻工作者，要么已成了名记，要么就是吃喝玩乐的老油条，我跟他们没什么交往，见面也是朋友，也没有互相抵触，可就是没什么交往。

我一周总免不了跟这些外地小孩喝一两回酒，有时去他们在三环四环所租的房子，买点熟食，洗几根黄瓜，来一锅乱炖，开喝。有时去最便宜的小饭馆、大排档，这些小哥们总能发现这样的地方，他们往往以报喜的口吻对我说：“狗子，我又发现了一个新地儿！”

这个“新地儿”一般必须符合如下要求：

1. 凉菜价钱两块或两块五，一般餐馆都是三块。
2. 桌子可以摆出来。
3. 近处有公共厕所或街对面有小树林或阴暗的墙根。
4. 最好附近有公用电话。
5. 最好附近有烤羊肉串的无照小摊儿。
6. 菜极便宜且可以不按菜谱点，比如，“老板，摊十个鸡蛋

加点辣椒!”

7. 一般这里也是民工的乐园。

这几个小哥们偶尔也带来一两位缺心眼的姑娘。

我喜爱缺心眼的姑娘，只有缺心眼的姑娘才能跟我们坐到很晚，她们大多不漂亮。漂亮的缺心眼姑娘应该是这个时代的俏货，自然轮不到我们头上。

姑娘只是偶尔出现，我想她们也是偶尔才“缺”一下。

8

准确地说，不存在什么“代沟”，而只存在两种观念的鸿沟。

我不知道这两种观念应该怎么来称呼，或许能列出如下这些称呼：

成人——青春

保守——自由

浑噩——求道

……

前者与后者之间，存在鸿沟。

这之间可能有一个“灰色”地带，即存在着一些摇摆不定的人。

比如大部分的年轻人。

跟年轻人在一起，至少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口无遮拦地贩卖“青春”、“自由”、“求道”诸如此类的大道理，人家听没听是另一回事。而与同龄人或已“成人化”的年轻人在一起，本能地你就无法在这方面张口，气息不对。



跟气息不对的人一块喝酒也不是不可以，就当少了“虚招子”这道下酒菜。其实大部分的酒局都没有这道菜，这是道“晕菜”，越来越上不了台面，似乎已经失传了。

9

小哥们有时管我叫“狗老师”，我跟他们喝酒的前半段，也时常有些鲁迅的感觉，针砭时事，贩卖虚无，时不时面无表情地蹦出一两句幽默，或一副心不在焉出离愤怒的样子柔声吐出几句狠话……整个气氛严肃活泼，融融师生情……

当我喝完四五瓶，走完两趟肾，鲁迅就消失了，仿佛被我撒尿撒掉了。此后我的表现就没准了，我也大多不记得。有时小哥们第二天告诉我，“昨天你上了桌子”，或“昨天你出溜到桌子底下死活不出来”，抑或“你非要送谁谁（某姑娘）回家，刚出门就来了个狗吃屎”，等等。

10

除了这些小孩，我还经常跟几个四五十岁的老小孩在一块。有两位是写诗的，还有两位是画画的。他们现在写和画都不多。

这几位老哥们让我想到“大浪淘沙”这个词，他们的同辈也像我的同辈一样泥沙俱下了吧，这老几位也不知各有什么绝活，还就是不老。我也曾请教过，但此中奥秘大约是说不出的，一说便是错吧。他们的回答也类似禅宗公案，扔两个偈子什么的，令人发笑，也下酒，莫非我碰到当代济公了么？

11

倒还真是有人称我为“当代济公”，我媳妇她妈就这么说。

我住的是两室一厅，此刻半夜，我媳妇儿李琴在另一间屋酣睡。我们没结婚，在北京，很多人管女朋友就叫媳妇儿。

我们过着准夫妻的生活，也叫同居。

对于正在与我相处的女人，一是离得太近，不容易写好，二是我也提不起情绪。

作为一个女人，如果不想变为我的写作素材，那就缠着我，永远别离开我，永远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让我一拿起笔来想起她就头疼，那么，她就安全了。

狗嘴里吐不出象牙，狗子笔下也写不出什么好女人。

12

我的小说频遭退稿，我的一位笔友帮我分析说：你的小说千万别投给女编辑。我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，至今没有一位女编辑发过我的稿。

我不是瞧不起女人，但女人受愚昧教育的毒更深更广则是无疑的。女孩打小就听话。

我之所以对女流氓、鸡抱以希望是有原因的。

一位叫李大卫的朋友说过一句戏言，他也是写小说的，他说：女人一思考，男人就发笑。

有时候我不仅发笑，我还挺生气，就说这文坛吧，什么他妈



陈词滥调呀，还在那儿白话呢！倘若男人这么说，大多都得遭灭，比如早些年的汪国真，这两年没有汪国真这么典型的了，但一旦哪位知名男人不小心秃噜出几句糊涂话，一准逃不过舆论的攻击。

女的好像就没人管了，任由那些大姐大嫂小妹们在那儿美，我提醒女权主义者注意，这种对女性愚昧言论放任自流的现象，分明是大男子主义的集中表现，这叫什么态度，分明是不带你们玩嘛！

你看他们，又辩论又打官司的，好不热闹，而姐妹们，你们说对了说错了都没人理你们，这公平吗？

按李琴的逻辑，这很公平，她会说：我们玩了乐了，过完嘴瘾了，就成了。再说你怎知就没人理呢？不是把你气着了吗？你这不就是理了吗？

就是这样，我跟李琴有扳不完的杠。我现在认为：爱情是婚姻的基础——错！扳杠才是婚姻的基础，至少是基础之一。

13

精致是一种压迫。

我这句话说得就满精致。莫非我的写作分明是一种“做旧”或“作秀”？

我在刻意追求一种“粗砺”？就像我用砂纸或其他什么手段，将出自当代冶炼炉里的一只鼎磨出青铜的颜色，磨出生了锈的青铜色。

为了蒙人，为了名利。